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

宋孝宗六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於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戒州縣如有違戾監司常切覺察從之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之所

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為奸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疋官司紐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糜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

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立罪賞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于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告首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許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是月雨土 三月

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為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為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料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

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緡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緡乃至十貫是一緡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緡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驩呼鼓舞然獨成郡自淳熙五年為額減放訖其它州縣尚有應昨來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同逐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未盡數減放因依更相度與裁減若以歲計却有妨闕仰公共措置將諸州財賦通融相補開具以聞是月以史浩為右丞相親試舉人賜姚頴以下及第出身

有差先是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夫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今省闈引試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為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夏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副御前激賞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為人戶代納今年和買身丁

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榜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如
人戶今年已多納折帛錢與理充來年應輸之數即不
得因而重疊催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戶徑詣尚書省陳
訴 丁亥詔令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
天下言利病奏狀劄子及經朝廷陳乞敷奏者如有利
國便民事雖其言可採並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方
許上籍一供省覽一留三省以備舉行如涉兵機即關
密院 是月雨土 五月甲午朔詔知靜江府張栻除

祕撰令再任以拭久任間帥績效有聞也 庚子右丞

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
上曰宰相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
已名其為黨彼安得不結為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
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為其黨朕固留之
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
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
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

不明為羣邪所惑遂致如此甲辰進呈庚子宣諭聖語
論朋黨事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朕
常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
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
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朕常嘆之其患
盡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
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哉使胷中有詩書有古今則黨
論何從而起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自無朋黨只如唐

牛李之事後世之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直諒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范成大奏陛下學力高妙鑑自聖心漢唐史策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入以詔萬世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于學如學于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上曰善辛亥進呈庚子

甲辰兩日聖語上曰前世朋黨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
黨論既成亦墮其中混而為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
論卿等記錄詳矣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不明又偏
聽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
也每讀前代史書至可喜處則欣慕之至有不忍觀者
則為之掩卷太息上又曰君子群而不黨和而不同賢
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群曰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
皆可指以為朋黨邪浩奏堯舜在位九官相遜文武傳

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趙雄奏人主之聽儻有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今陛下謂朋黨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朋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福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誘其衷否則有所謂天奪其魄天人之際甚可畏也是月詔諸路

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 六月庚午新知南劍州曾
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盛省部之理訴倉庫
之出納刑獄之決讞州縣之爭訟無一不用關節欲望
百司舉職難矣乞戒飭百官若內外皆行公道毋循私
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各揚乃職從之

甲申詔可令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
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
壬辰詔侍御史亦令薦舉 閏六月丁酉湖廣總領周

嗣武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
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歷尾雖管錢月八百
萬道欲望軫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備經常
急闕之須是亦富藏天下維持根本之義上曰甚善又
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
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
尚未為多目今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
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銀

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六十三萬道
儻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於四川錢引所係非輕
上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並從之大理卿

吳交如等劄子本寺公事勘斷盡絕並無收禁罪人見
今獄空欲依故事上表稱賀詔免上表令降詔獎諭

丙辰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滂昔元祐間發
運張綸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為涵管一百八所石堰斗
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射陽湖流入于海故年穀

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今乞專委官同
守令於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建石
堰斗門函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填補庶幾公私利便
從之明年四月三日畢工詔淮東總領葉耆叟實以聞
是月興州都統吳挺言令階成西和鳳州并長舉縣
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一
十七萬緡乞令州縣召民戶請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
之強寬強震並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

忠以知興州吳挺言寬守環州震為兵官並死節不屈
於敵也 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帥西路兼知興州
知興元府程价充東路安撫 秋八月甲午內降御筆
詔畧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
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賈賤不足以償其
勞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徙以輸其直甚亡謂也其令
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
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賈強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

以聞重寘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
郡守 國子博士錢聞詩劄子論今日登用武臣不過
於武臣中選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勵武勇恐反怠其
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琴書趨時好尚以倖
進用者上曰若如此時朕安得人使 九月壬申幸秘
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史浩以下賜秘書監陳騏少監鄭
丙紫章服 是月陳俊卿入對時曾覲以使相領京祠
王抃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甘昇為入內押班三人相

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於是鄭鑑為館職袁樞
為宗正簿因轉對數為上言之俊卿判建康因過闕入
對宣出賜茶論覲拊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
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綱
紀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上感
其言因是稍疎覲於是覲亦覺為上所疎七年疽發背
死八年趙汝愚為吏部侍郎上章力抵王抃之罪會抃
擅許北使以起立問起居上悔悟汝愚因請對論抃逐

之抃去獨有昇在朱熹嘗因過闕奏事力為上言之上曰昇乃德壽所薦謂有材行熹曰奸人若無材何以動人主其後上察其奸竟抵昇罪

大事記曰曾覲龍太淵王抃甘昇四人憑恃恩寵招權納賄然四凶之寡不能以勝元凱之衆故曾覲龍太淵之始用事雖劉度張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諸公爭之而未勝而終以陳應求一言而去曾覲再至與王抃甘昇為奸雖劉珙張栻龔茂良鄭鑑袁樞爭之未勝而曾覲復以俊卿一言而去王抃以趙汝愚一言而去甘昇以朱熹一言而去於此見孝宗之英明塵翳終不能以滓太清也於此見乾淳君子之多根莠終不能以害嘉禾也

俊卿之在建康也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賁送俊卿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幾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于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

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真偽不分豈
不誤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
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為非便上降手札獎
諭愧謝之言 是秋進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

宗皇帝玉牒

冬十月先是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

歷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己丑晦蓋小盡也於
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丘密調護久之北使乃肯
用正節日上壽蓋歷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

大盡故後天一日也 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載誠有所不能及者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自宜太書於策以為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太上皇帝

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登載日
歷或宣付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
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之盛詔從之庚午祕書
監鄭丙等奏所書太上皇帝聖訓皇帝問對玉旨及尊
號詔冊儀注之類乞先載日歷外仍別為一書自朝廷
立為書名頒降尋詔其書以光堯慈訓為名 丁丑進
呈王希呂繳奏浙間州縣推排物力至于牛畜亦或不
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等第之文送勅

令所看詳人戶租賃牛畜雖係營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欲依所奏將應民戶耕牛租牛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上曰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為家力因而科擾可令檢坐紹興指揮申嚴行下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戊寅上宣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事盡心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則讒毀之言無自而入朕觀魏徵王珪之事唐太

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皆終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徵王珪為法不得輕為去就 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藝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為名從知成都胡元質請也 是月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 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

叅知政事 十二月辛卯進呈監司郡守除目上曰郡
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
其人不可輕授 壬辰進呈趙彥逾劄子乞將南康軍
諸處魚池為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上曰聞沿江之民
以魚為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 乙卯進呈知臨安府
吳淵劄子乞復置西溪等兩處發引攔稅上曰關市譏
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豈可復置攔稅 臣僚言昔
大觀中嘗患内外官司奏辟員闕差遣多是權要子弟

及易舉親戚陞養資任非任能責成之意嘗下詔凡奏
辟官於奏狀前用貼黃具所辟官在朝親屬職位姓名
以聞欲望檢舉大觀已行之詔應自今有合奏辟官屬
必於貼黃前說不係權要子弟親戚庶幾公道稍伸私
情盡革以仰副清朝綜核名實之意詔從之 是歲前
知雷州李玆奏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
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
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

闕乏之患爰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為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為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為永久之利臣恭聞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申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為妄議者紛更實一路幸甚詔令

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
珙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上以珙病亟遣中使挾
侍醫以來珙知疾不可為亟上遺表首引恭顯任文以
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
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
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擯
退以幸天下後謚忠肅珙幹之孫子羽之子也 知盧
州舒城縣余水錫坐贓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沒家財

己亥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進呈門下後省看詳司狀
太社令葉大廉劄子奏乞詔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
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
令本省畫時實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驗支供
仍將合同繳奏降下戶部除破如南庫封樁庫各下提
領所其他倉庫理合一同所貴杜絕姦弊本司看詳欲
依所陳自合遵依祖宗舊制應在內官司遇有宣索之
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 癸

未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恐有曾經在
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
界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
之屬毫髮不曾買宮中並無唯遇太上皇帝賜來則有
之向來劉度守盱眙嘗獻淮白却而不受近蒙太上皇
帝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
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北物再三戒
勅令供責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狀留尚書省卿等可

取以觀之雄等奏陛下豈獨奉養儉素只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上曰太上皇帝留得圖畫一百餘軸皆名筆也亦未嘗掛蓋天性不好雄等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則衆弊生焉陛下一意於天下事無他嗜好真堯舜主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伺其所好以投之所好一形於外則來者紛然皆得以乘間而入矣武王聖人也受一焚之獻而召公有憂之作書累數百言其防微之意深矣漢文帝即位之初有以千里馬試帝意者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儉清靜之治者

二十餘年實由此其基也切惟壽皇聖帝於北物無所取於滋味無所嗜於圖畫無所好豈特天性恬淡不為外慕亦由聖見高明誠足以知其為有損而無益耳移其玩物之志於萬幾兢業之間此所以勤政務學獨出於百王之上而小人終無所投其隙也與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聞禮係太上皇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奏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上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卿等理會得是可留下文字今後有似此等事切須執奏四川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韓

曠奏夔路之民為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趙刺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金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上曰監司郡守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奏夔路之民最貧韓曠為漕臣措置此錢

以免科擾宣力甚多上曰不可不旌賞尋加喚直秘閣
雨雹 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上儲宮也皇太子
從召史浩曾覲入侍上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
然如新喜而念舊輿至明遠樓下上顧謂皇太子曰近
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
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庚寅參政錢良臣以失舉茹驥
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
敢私可鐫三官癸巳詔戶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

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礪老各降三官以保舉茹
驤坐失舉也先是驤知湖州長興縣侵盜官錢入已事
發免真決台州編管籍沒家財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
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
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上曰卿此奏尤為得體朕
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丙申詔前宰執侍從
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
之人今後如有已見利便聽非時聞達即不得輒陳乞

恩澤自述勞績之類其責降官不在此限 丁酉殿前
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每遇宣押打球或蒙賜酒其諸軍
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於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
際無宣喚輒詣榻前紊煩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
自今後遇有宣押從本司約束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朝不失禮燕不失恭然後法度正而堂
陛之分嚴若燕私之際武夫兵將輒恃恩昵干求奏
請輕瀆主威則亦幾於褻矣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
棣之請蓋肅威嚴謹名分防狎慢之意於是乎在此
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癸卯進呈淳熙海行新法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門編類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陛下智周萬物俯念及此創為一書所補非小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倣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為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釐入仍冠以淳熙

條法事類為名 三月庚午進呈知鎮江司馬伋言用

石修砌湖閘門浚海鮮河使舟船有艤泊之所上曰司馬伋浚河修閘惠利甚廣可除寶文閣待制 丁丑宰

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乎郡邑寬

而民力裕也趙雄等奏責任漕臣盡於此矣陛下厲精圖治加惠元元軫念及此天下之幸也於是出御筆手詔以戒諸道轉運詔畧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漕臣職在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于病民厥或異此朕何賴焉汝等得不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令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乙酉進呈除目李嶧欲除太府寺丞去年七月

三日在籍上曰前錢良臣奏李嶧乃李如岡之子臣李
如岡之壻今臣備數政路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欲乞
與外補上曰李嶧以論薦陞擢不因鄉進然鄉既以親
嫌為辭可與近見闕知軍州差遣是月高郵軍通泰
等州去年以田鼠為災田穀絕收命賑之雨雹夏四
月丙申上曰伯昌近自太府寺丞除提舉淮東常平茶
鹽其家却懇請德壽宮欲改除少監朕思朝廷卿監又
非閤門御帶之比尤不可輕授趙雄等奏陛下至公無

私愛惜名器雖宗室近屬戚里近親除授之際一毫不以妄與此可為萬世之法 丁酉上曰州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叅議官諸司屬官準此五月甲子進呈提領封樁庫閭蒼舒狀封樁庫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拘收西庫綱運見錢對兌支遣其斷爛錢貫給工索之費上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等奏陛下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

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實前此所無 戊辰進呈秘書省狀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禮合差禮畢奏祥瑞官一員上曰朕以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 丙戌上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峒擒捕誅勦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亦不易得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束手無策止日夜俟荆鄂大軍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

土豪無慮四千人自足破賊宸翰又云諸路養兵皆
出民力小寇不用蓄兵何為卿為帥臣焉不知此王佐
得此訓戒方知驚懼遂專用本路鄉兵等不復指準大
軍今日擒陳峒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非
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
旌賞之宜俟王佐保明立功之人來先自下推賞然後
及王佐也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
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

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於參照且有以某事許截經總制折帛錢又有不以有無拘礙蓋許拘截者緣所截窠名不一州郡得以容姦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各部各案既不關會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歲專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即時抄其所隸部分候諸州申到帳狀即開會度支回報方許開帳司驅磨銷豁從之六月戊戌進呈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

子師說等無禮於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等事上曰師說兄弟呼母為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貨財以傾之豈為母之道耶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來日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專務協和如或不悛即寘典憲未晚趙雄等奏陛下聖慮及此不唯有補風教抑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己亥詔有司一無所問仰臨安府追集師

說等奉宣恩旨副朕保全顯忠門戶之意既而王氏母
子感泣謝恩旁人見者亦以手加額上曰如此施行非
獨可以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是月求四川遺
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秋七月癸亥進
呈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
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欲密行措置於
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
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穀及收貯

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 甲子趙雄等謝昨日蒙恩
賜新荔子流香酒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嘉
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荔子蒙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
卿等朕昨日食素亦未曾嘗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
新遠方新珍之物奔走爭先勞人動衆害物甚多朕欲
痛革此事最不喜時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
物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惜也 癸酉進呈知臨安
府吳淵狀修造後殿畢工上曰朕本不欲修群臣皆言

此殿朽損不得已修之趙等奏此殿乃昕朝聽政之所及將來大禮陛下於此宿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再三懇請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壯麗殊無勞費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

除史官館職學官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校填滿諸郡東宮徽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官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

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閘堰橫被醲賞欲行裁抑詔曰
賞功遷職不以濫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書讀每有除
授可否不即以聞積累既多徒有所論不能濟於未然
之前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
權中書舍人李木等皆以失職待罪上曰謂之無罪可
待則不可謂之放罪則丙等不自安只令依舊供職

甲申臣僚奏切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
子其餘則前宰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

奏狀近年因臣僚奏請凡沿邊守臣與帥漕臣并主兵
官許用劄子自後他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
塵乙覽并其間徃徃抵訐前政陳說已能不知大體紊
煩天聽欲望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
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并乞令朝
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上瀆天聽
者畧賜施行則人知警畏各安其分詔從之 是月進
呈今上會要一百五十卷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

休進九丘總要三百四十卷送祕書省看詳言其間郡
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
莫不該載詳備實有可采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進
呈勅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圈記戶令內驢駝馬舟
船契書收稅上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及
舟車之言 壬辰上宣諭近建康行宮主管匙鑰內侍
將到江東諸州稻禾色樣皆十分結實今歲遠近皆豐
熟可謂屢豐年也朕殊以為喜趙雄等奏陛下聖德日

新故天報以屢豐年之祥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朕當益務修德仰承天祐上宣諭宰執批答辛弃疾文字可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弃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乞先申飭續具按奏御筆付辛弃疾卿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為因循將兵不練

例皆占破纔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皇失措三也夫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亦豈待喋喋申諭之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上又曰亦欲少警諸路監司郡守也辛丑進呈戶令內有戶絕之家繼絕者以其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上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奏裁

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等奏有似此欲悉刪去上
曰可悉令刪去 壬寅詔浙東提舉樊仁遠於盜賊將
發之際輒薦雷濬自代外託遜能內實避事又所薦雷
濬顯屬謬舉可罷新任 九月戊午趙雄奏前日已降
指揮免奏祥瑞上曰朕自有真祥瑞豐年是也百姓家
給人足瑞莫大焉 庚申進呈徐存劄子陳乞宮觀上
曰徐存胷中狹猛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
宮觀趙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明過於堯舜臣下凡一

經奏對者輒知其為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上曰立
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
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
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 丙寅進呈捕亡

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聽上曰公人捕
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
等條令可令刪去 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及知通納
無額上供錢賞格上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

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上又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斂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上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陛下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 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

合祭並侑焉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
禮部侍郎李燾奏乞行明堂并錄連典故一神宗聖語
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
古言之太宗當宗祀今太祖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
亦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英宗如何安石曰
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
理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
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

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魯子之問而已非謂夫凡為天子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為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待講傳下言臣等竊以為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
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
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則知父天者
不專謂平考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為秘書少監兼權侍
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
堂在冬曰圜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之
禮於開寶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如

園丘獨明堂之禮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
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皇帝建炎二
年既祀園丘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天
地神祇饗答福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
年又祀園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
近遵太上皇帝慈訓實為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燾
因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令禮官太常寺詳議而舉
行之丙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質奏川

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權軍興以來聚斂之臣增立重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共措置旋被隆旨俾之措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虧之數所合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奇其引息及土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奇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詔從之 冬十月安南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

初封

制詞寶
錄不載

十一月乙卯朔宰臣趙雄等乞宣示御製用

人論上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已豈為卿等
設邪邇來年穀屢豐雨暘時若中外晏然皆卿等贊襄
之力 癸卯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
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旨揮催諸路
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處故也 癸酉

上宣諭曰近蒙太上皇帝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
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奏陛下不因太上皇帝賜到

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上曰朕豈能辨此木植乃太上之賜近嘗謝太上皇帝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過此堂奉萬年之觴太上皇帝已許臨幸雄等奏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可謂儉德矣及蒙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謂孝德矣孝儉之德堯舜事也上曰此堂並無所費不施丹雘數日間當與卿等觀之 戊寅進呈右正言黃洽劄子奏賞罰必欲當上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昨亦嘗宣諭黃洽夫矯枉而過直則

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尤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至於過趙雄等奏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上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譬之置器須置得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

曰朕本自無賞罰當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踈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謂無心孔子論古帝王獨以堯為大者以其無心故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今陛下如天之無心得堯之大得舜之中所以聖德日新治效日著蓋本諸此是月雨土

十二月戊子進呈柴瑾具析到薦舉王璞因依上曰
曰今歲免發海船而瑾乃以發海船薦舉王璞可謂欺
誕矣特落職以為薦舉者之戒 甲午進呈士輅乞將

異姓恩澤與姪女夫張元質趙雄等奏在法異姓恩澤
合奏有服親太常寺供到姪女夫無服上曰既於法有
礙今一放行遂為無窮之例攀援不已斷不可開 已

亥刑部尚書謝廓然奏切見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
煙瘴去處又見攝官定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

差校副尉攝參軍助教權攝上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可令二廣帥漕憲司將似此名色並日下解罷今後州郡違戾仰按劾施行如諸司違戾許互察以聞辛亥進呈知舒州趙子濛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劬荒廢職事上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明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叔世之君使人汗下幾

代其羞且如唐李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力矣朕又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即諭以此物是卿所玩好者一切不留此皆讀書有得雄等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陛下躬行如此聖學高矣是月臣僚請會計財用之數為會計錄上曰向者

欲為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為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
取民太重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使民間
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 潼川府路言馬補

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 旌表潼川府

中江縣孝廉里進士楊榆家門閭以本府上其嫡母賈
氏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聞舅姑皆年九十餘無疾而
終賈氏追悼喪葬盡禮至有芝草生於墓側楊榆事其
母復能盡孝道時賈氏年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楊

榆孝感所致也

庚子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放免收稅一年為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上曰朕於內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黃榜既揭都城懽呼蓋古今絕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議放稅時朕之本心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

姓家給人足茲為上瑞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稅一又詔免田租之半又詔天下田租盡除之此蓋史冊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獨能行之揆厥所繇蓋恭儉之積也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蠲減之令史不絕書至是乃赦免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盡出內帑以補之捐利予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儉德之効實見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取以為儉德之證云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本府開濶海鮮河及新河等以便舟船上曰揚子江天下至險不可艤舟趙雄

奏鎮江舟船輻湊前此網運客船漂溺不少上曰若多
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 壬辰趙雄等奏魏王薨皆乞
寬慈抱上枝淚曰朕向來躡次建儲者正見此子福氣
頗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趙雄對於昔建儲之
初天下猶未能盡識聖意乃今方是曉然上曰朕以宗
廟社稷之重斷然行之 己酉進呈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興聖德頌上曰可令宣付
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衰嘗為侍從惜其老矣欲與

進職又別無名不欲因進頌也 丙午上曰朕令察官

察事甚好邇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舉官邪悉去矣 是

月進仁宗玉牒慶歷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哲宗

玉牒 頌釋奠儀 張栻卒初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

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

諛故不悅者衆坐是而出居三年上復念栻除知靜江

府增秩再任凡五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

息公私兩病弒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懾漕事
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煮鹽之本
一為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弒乃
簡關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斥漕
司鹽本羨錢以佐諸州兵食之不足者申嚴保伍之令
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
斬前後以千百數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毋相
殺掠示之恩信謹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橫山買馬

之宿弊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棧入境首劾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群盜遁去又益為教條喻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棧既以禮遇諸將得其懽心又加恤士伍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棧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

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接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萬弩手拭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准奸民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罪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到數人仍有金人在黨中拭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數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拭劾大辨詐讓兇

虐所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蓋宰相忌拭者沮之云拭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作遺表來上畧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上迄不見也拭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上知之其在靜江特進二秩為承事郎拭之言

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也桾嘗從胡
宏講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桾默然若有得者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
差注格法上曰武舉本欲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
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
為將帥庶幾得人 壬戌詔舉賢良內降制畧曰永惟
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書
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路未

廣而考擇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真賢實能莫為時出也中外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俊異有名來上名儒茂才有能稱吾詔者當崇顯焉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午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至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上中裛赭袍赴太上壽聖榻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酒三行太上壽

聖聯步輦以行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
丹雘上曰凡此鉅材一掾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
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堂中路石橋少
憩上捧觴勸太上次勸壽聖皆酬飲上亦滿引更相勸
酬者再三上奏太上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
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皇帝曰吾
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於
是會覲退而紀實以進詔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有臣業所就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
央宮上皇謂胡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皆陛下
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中燕樂之語
而史筆大書以為漢唐盛事然自後世視之卻行之
恭內禪之議亦不容无譏焉今觀壽皇聖帝所以悅
其親者二十八年之間父慈子孝始終无間夫豈
漢唐所可幾及觀之所紀特其一事耳嗚呼盛哉
龜監曰孝宗之嗣承大寶也史臣以孝謚之信非溢
美冒雨扶駕其禮勤也入宮降輦其情真也五日一
朝其見數也或留侍終日或恭請燕遊其所以盡孝
子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顏悅好而喜不自勝步履
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禮議所御之服
曰此古人斑衣意也非常之慶與天下共之而聖孝
達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禮御所賜之服
曰此正昔人斑衣也罕有之典敵使起服而聖孝達

乎夷狄矣冷泉之遊杯酒相屬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其至和真樂可勝既哉翠寒之遊步輦以從天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囿成趣皆太上積累之功其克念厥紹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為川口與商州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深恐泄入它界及四川毀錢為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椿管從之

己卯上曰進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
奏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旰方罷朝隻日又御講筵
過是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
為多雖雙日及休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上必注目
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無倦 夏四月癸卯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
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
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

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梁子弟廝役九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

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
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
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
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
理之歸開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
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
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

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

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
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
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之
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
宗廟之讎又何時而可雪邪 己酉進呈芮輝奏竊見
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
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

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陰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上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邊職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豈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五月壬子朔趙雄等奏謝昨日觀堂奏事蒙恩錫燕又蒙頒賜宸翰且終日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古今治亂之要躬行恭儉之懿可謂醉酒飽德上曰昨日少欵終日論道絕

與聽絲竹不同又不設果桌不具珍饌而醉飽自有餘
居常燕設亦不過如此醉飽之外雖八珍羅列亦何用
徒暴殄妄費耳雄等奏陛下儉德中外所共知無不欽
仰贊嘆 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雨
可喜趙雄等奏陛下修德修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
上曰霽霽如此皆是黍稷稻粱過如雨珠玉矣真大祥
瑞也上又曰連歲豐稔米雖至賤雨既愆期朕不敢忽
是時雨止霽霽上觀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等奏從

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陛下誠心愛
民宜其感格如此 乙卯史浩等奏進讀三朝寶訓終
篇臣等竊惟學于古訓監于成憲傳說所以告高宗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群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
當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入告今陛下久臨大寶歷年
方永不待進言益勤典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陛下其得之矣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進呈廣南路

經畧轉運提刑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將湖南宜

章臨武兩縣割屬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審究二縣委不可割上曰不若仍舊豈可輕更易朕向來見有陳獻利害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欲更改邇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審 甲子上曰昨日日間雖小雨至夜霧霈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逮孳孳為民未嘗敢忽庶幾天心昭格雨暘以時趙雄奏聖德之修固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懼而修也上曰成湯禱旱之辭每疑好事者增益之且湯

之不遜聲色自無女謁何至於盛今日女謁盛邪則是
嘗果有此事矣 己卯進呈畢上宣諭曰歷觀自古人
臣功業之成否全係其當時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
憲宗則能成功其後在敬宗文宗時則無聞趙雄等奏
有堯舜之君然後有臯夔之臣有湯武之君然後有伊
呂之臣臯夔伊呂若遇敬宗文宗亦無能為而况裴度
乎史臣贊裴度以為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蓋知
言也上曰然是月頒淳熙新書 六月丙戌上問周

必大曰頃以金人叢桂集示卿曾細看否必大奏已曾細看語多麗率上曰北方之文豪放其弊也麗南方之文縝密其弊也弱 甲午詔監司郡守所屬官或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即依公按刺或才不勝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刺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興訟不當者則當為別白其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趙雄等奏近日

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
持公道上承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彼小民暑雨
祈寒皆未免於怨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艱圖其易斯盡
善矣雄等奏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循親舊之情不
過得其面譽安能勝衆人之毀也上曰曲意徇人所悅
者寡不悅者衆及招人言親舊誰能致力不惟無益於
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
孰得孰失耶

壬寅進呈秘書郎李嶽奏竊觀國朝太

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謂宜畧倣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為一場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以俗吏必流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實相為用且事涉科舉可專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條具欲從臣僚所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詔從之 丁未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

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
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
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上曰朕常思何以堪上穹
之佑惟當增修德政耳 是月秘書郎趙彥中疏畧云
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
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
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別為洛學
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

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秋七月甲戌進呈杜民表劄子乞住罷總領漕司營運上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共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降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日下住罷仰逐司將截日終見管本息錢物實數逐一開具申尚書省乙亥進呈伯圭劄子將門客不理選限登仕郎恩澤再奏乞理選限上曰於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

許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
援例干請不已將何以阻之 丁丑進呈檢會六年詔
應諸軍有家累因差出身故請過券食錢米並特與除
破其無家累并在本身故人即未該載理合一體上曰
合與銷破近來優恤諸軍事件無不悉備平居無事須
精加訓練不可使之太驕太驕則臨敵遇戰誰肯效命
八月進呈梁季珩乞宮觀上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
內侍囑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進趙雄等奏陛下化行

中外雖替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真盛德事也 己

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詔興
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已措置禁止事件以聞既而吳
挺言本司已立賞錢五百貫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
官廣布耳目嚴行緝捕從之 辛卯臣僚奏執政臺諫
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宦遠方監司郡守趨承從風
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欲乞今後見任執政臺諫
子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為考任詔從之 己亥上

謂輔臣曰漕河猶未通舟聞平江府月供闕米皆雇夫
陸運當此秋旱深恐勞民可權於百官米內支供雖糙
無害它時水生却令併輸 辛丑進呈台州自淳熙元
年至三年欠內庫錢萬餘緡本州引赦乞除放內庫執
以無例上曰赦書所放內外一體其除之 是月置湖
南飛虎軍帥臣辛弃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
賊竊發專聽帥司節制仍以一千五百人為額 早
九月癸亥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

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上曰記得蘇洵亦嘗論此謂名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於是詔今後垂拱殿日參宰臣特免宣名續又詔除朝賀六參并大使在庭依儀其餘並免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名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椿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并賑濟計之合二百萬緡斛先是上諭宰執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趙雄等奏曩時會子輕矣

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擔擎民間尤以會子為便却重於見錢也上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邪

冬十月丙戌姚述堯進對因論今歲旱傷賑恤之政當務寬大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是月進呈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說遺表擬贈承宣使與恩澤上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奏朝廷行事與臺諫不同朝廷須稍從

寬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為稱職上以為然

乙未趙雄等奏胡元質申黎州五部落蠻納降昨降旨諭以彼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上曰蠻人欲進馬三百匹并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却其獻止許其互市趙雄等皆贊美聖德十一月己未知隆興府張子顏言曩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畢日按籍比較稽其登耗而為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

少今歲旱傷欲乞許臣依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從之
士申進呈知南康軍朱熹乞將今年苗米除檢放
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撥充軍糧上曰南康旱
傷已支撥米與賑糶賑濟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
聖德簡儉苟不當用一錢不與儻利百姓則雖百萬不
惜上曰朕於內帑未嘗毫髮妄用上以奉二親下則搞
軍而已至於奉養口體每戒後苑毋妄殺如鷓鴣並不
令供又曰御馬院所養胡羊每遇斷屠則以一口奉太

上一口奉壽聖朕未嘗殺雄等奏史稱唐太宗天姿仁
恕陛下蓋無愧矣 十二月黎州五部蠻寇邊 是冬

進呈四朝國史志 戶部郎趙師瓘言紹興以來賦入

綱目寢多中間雖將頭子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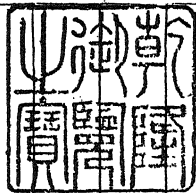
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增添淨利等窠

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為財賦則

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

所隸錢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奏戶部見有催轄司上

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之名徒重複無益也



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